

文壇判官

冷眼居士

轉一大彎
抹一大角
若隱
若現
判官筆一揮
嘩！
畫公仔出腸：
感情勉強擠出的散文（註一）
不流不暢不自然……
狠狠撕裂
一張無辜臉皮
一顆殷誠的心

唉！
武將岳飛也英武神明不過
十二道莫須有（註二）
現代文人呵
又那敵
判官看招
數落？

於是
靜靜你
傷心
文壇判官
揮筆 惡筆
打倒李杜的不晦（註三）
擊垮胡魯的不澀（註四）

捧起
標新 立異
鋒芒

不模糊明眼
看出
文壇判官
已把副刊圍地

註冊
成
私人公司
在星光下一口小井
觀天
陶醉
自我……
（修完詩於七月七日）

（註一）此為煙火副刊編輯於六月卅日在人世間所給的籠統評語，令人看出有針對某作者的弦外之音，並且批得不值一文。

（註二）宋朝抗將岳飛被奸臣秦檜以十二道聖旨召回京，最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幹掉。

（註三）李為李白，杜為杜甫，唐朝詩人。

（註四）胡為胡適，魯為魯迅，同是五囚名作家。

後記：寫文章被人鞭屍，相信換着是煙火老編本人也會傷心、氣憤。猶記得前些時候的「山羊」事件吧。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筆者更有理由寫這首詩了。畫龍又何須點睛？「學海無涯，唯勤是岸」，是勉勵人的話。

「虛懷若谷」是勸人自謙的話。「筆下留情，心存忠厚」是筆者給煙火老編的最肺腑進言。

一個人有優劣點，一篇文章也自有其優劣處，又何必一味雞蛋里挑骨頭，吹毛求疵呢？

勉之！勉之！
幸甚！

藝文藝語

金聖

此端
彼端
流成
楚河 漢界
把戰國
隔分
●
秘方呵
縱橫着
晦澀 玄奇 怪異
蘇秦（註一）
甘拜下風！
●
你的「清談」（註二）
一顧都不肯
如何
攻城？
●
不要本地色彩

不要拉讓江
我要自說自話
鼓脹井底
的蛙……
●
於是
陽光已照不亮的戰國
流傳了
星光下
唯一的
春秋（註三）
（註一）蘇秦二戰國時代的一位謀士，以能言善道見稱。
（註二）清談：戰國時代文人謀士所流行的一種策略、理論。
（註三）春秋：是孔子所編的一部編年史，記事，重視微言大義。



人世間

何心何理？

——聲明一二

第八十二期的「煙火」副刊刊出後，我們收到冷眼居士的「文壇判官」。在有關的散文刊出之前，我們早已收到金聖的「藝文藝語」。這兩首所謂「詩」，本週一併發表。

為了省却讀者回頭找舊報紙的麻煩，我願意把第八十二期「煙火」的人世間副刊後話全部重刊在這里：

● 這一期的全是散文，因為文長的關係，所以附載得得。『煙火』副刊週刊才有一個版，所以要珍惜版位，儘量多刊作品。

● 寫散文真的是可以寫出各種不同的風姿。但是不管是什麼風姿，如果失去自然的感覺，則無法神妙。不以感情不該勉強，散文的文字更無須刻意雕飾，故意扭曲語言。寫散文不是硬硬去擠出來的，硬硬擠出來的文字與感情，明眼人一看便出。

● 散文要如行云流水，要散得透脫，却也不能沒有焦點。題材抓得不緊，要說的東西太多，便擠在一起硬硬得亂。高散文不能貪心，懂得捨得很重要。

● 本期的「最愛」與「墳地的那口井」，可算是十分自然流暢的作品，希望各位寄來更多好作品。（羅胡）

「煙火」副刊的人世間後話，每次我都要求由執筆的人署名，以示負責。後話話里所講的，一般由執筆人自己負責。第八十二期的「煙火」刊出三篇散文，是楚河的「最愛」，戴波的「墳地的那口井」以及金聖的「走過午後長街」。戴波詩中沒有把「走過午後長街」列入「可算十分自然流暢的作品」，「文壇判官」詩後的「註一」指出我所給的「籠統評語」，令人看出有針對某作者的弦外之音，並且批得不值一文」。有關的散文當然即是「走過午後長街」。（註一）所指的日期六月卅日，想是錯誤。「煙火」第八十二期的出版日期是七月一日星島日。

「走過午後長街」一文的影印與作者來信我們收到好久，我曾轉予方林與赤錫子（現已離開本州到外地深造），兩人也沒有刊出。壓了好久，我們便收到金聖的「藝文藝語」。此詩所指何事，讀者大概也看得出來。詩中指「你的清談／一顧都不肯」（「肯」應作「肯」？），想不到真的一顧時時被與為「文壇判官」。

冷眼居士的來稿本末未附真實姓名，「註一」又只說是「針對某作者」，不過從其後記看來，「傷心、氣憤」的是誰卻是不難看出。兩首「詩」里所作的指責，這里公開了，讓大家評理。『煙火』副刊刊行了三年多，八十多期的副刊登的是什麼東西，人世間後話里說的是些什麼，我們不必為自己下定論，那些是讀者有目共睹的。編者是否風雅，寫「寒筆」，戴以「莫須有」數落作者，沒有「筆下留情，心存忠厚」，是否「一味雞蛋里挑骨頭，吹毛求疵」，我們可讓讀者自己下評。『煙火』副刊刊出後，我們可讓讀者自己下評。『煙火』副刊刊出後，我們可讓讀者自己下評。『煙火』副刊刊出後，我們可讓讀者自己下評。

冷眼居士寫出「文壇判官」，其間的關聯問題，我看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此心此理」，我不太確定何謂「文章被鞭屍」。如果文章被評即是「鞭屍」，這未免言重了。我自己的詩作也曾被人評過，評者謂「傲作而失自然」，對我是一記提醒，我心里一直感激他，也因此常常特別強調「自然」的重要。文章被評，在我而言是難得的事，雖然有些沮喪，檢討之餘，心里還是感激的，豈有傷心氣憤的心理？『煙火』副刊前些時也評過藍波與陳程的詩作，也不見他們傷心氣憤，反而繼續收到他們的來稿。

再說「山羊事件」，指的是八九年間馬旗與羅海對「星島」一書中林夏濃的短評「煙火」所作的一些爭論，文章分別發表於「煙火」第四十四期、四十七期、四十九期與五十三期。馬旗曾謂他評詩的文章對編者而言是「慢手山羊」，羅海也寫了一篇「這一種山羊」。這人應就是所謂「山羊事件」的由來。但是，綜觀幾篇文章，兩人的討論大致上也是就詩論詩，並沒有「傷心、氣憤」而互相指責。林夏濃的詩被評，也沒有說是被「鞭屍」。

這麼看來，文章被評即感「傷心氣憤」而認為自己是好比岳飛被秦檜幹掉那麼嚴重的心態，並不是人人皆有的「此心此理」。作者若認為編者對自己的文章評得不好，大可寫信來把文章的優劣點逐一指出，以反駁編者的評語。這就比寫「文壇判官」這種詩來得忠厚。

聲明到此，其他的留給讀者與作者作出公斷。（羅胡）

謝謝您用心，請繼續「思不歸去」源自林陽「望鄉」一詩（原刊）八七年六月號。有意更進一步寫給回不了鄉的異鄉人的，却寫得不明不白。朋友有意譜成曲來唱，不知該唱給誰聽？

願便寄上四首詩。
其實野草對太陽永遠只有感激。
祝
編安
木學：雁程敬上

當世界不再真實

李笙

走過生活虛設的劇場
來到潮濕的夜晚，攤開
那被不經意撞擊的身軀
如一條墜落塵世的街衢
有一些殘缺了秘密的蚌屍
和一點點倦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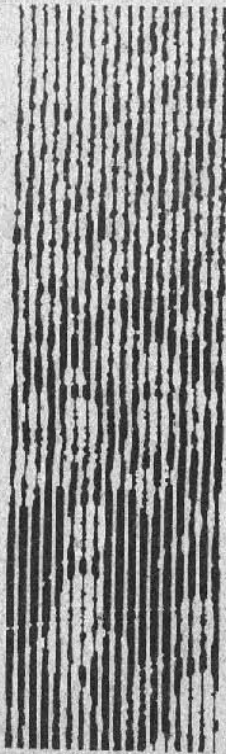
走過情感飄忽的煙幕
來到模糊的星空，展視
那微笑之後的面龐
如一隻兀自撐開的破傘
有一些僵硬的露水凝聚
和一點點寂靜

走過時間，走過
人性的狩獵區，心機依舊
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遊戲
坦誠？我迅速離開心靈的森林
讓生命有一點點放縱
一點點革命反叛的意識
且不經言服輸。何況
21 歲生日已過，何況擁有夢想

何況解禁的月光燭燭
黑夜！我不再就瀕下去了

我不再一吸！我是免疫了
走在下風的班馬後
我的眼睛很刺痛
啊！鼻孔很辛辣。當上風
幾乎一整個城市都在抽煙
當說謊已成為一種流行病
當世界不再真實，請回家
請向純真的思想致敬
請用大量香皂洗淨自己的靈魂

請——唉！莫再被動
莫再空喊口號了
走過太多生命的廢墟
床正召喚起暖暖的夢……
當明天曠日又權威地昇起
葉道昨天我們真味的殘廢
去挑戰
去實踐
——我們心中快樂而純淨的世界



交流站

煙火文藝雙週刊主編敬啟：

茲付上最新散文創作「走過午後長街」給貴刊，希望能符合貴社的即定文藝水準，若蒙採用，則化了整星期的解稿心血就算值得了。也順便一問，正月中寄去的一篇「永恆的心痕」會否適合採用？希告閱，好像很久都沒有它的消息了。

羅胡

編安

黑晚金聖敬上

九〇年三月廿八日

P.S 老編：我寫的散文會否用字太老，設切需要你的真心批評。

羅胡先生：

謝謝您刊出拙作并寫評語。

我的慚愧是曝曬在陽光下的野草，該慶幸的是仍有一片土地可供蔓延。可曾聽過野草對太陽的埋怨？

不免心自問：是用心批閱後，認為值得見光，還是……

向對詩情有偏鍾，不敢草率，然寫得不好，偏愛班門弄斧。至今尚未煉化一株令自己滿意的「煙火」。那片現代化鬧鬧的尋獲，教人欣喜，能不惶恐？

近嘗獲余光中先生「掌上明珠」，奉讀再三，許多疑惑迎刃而解，對自己的要求相對提高。然而詩是用心寫、用生命寫的，勉強不來。本身的天資不高，藝術修養不美，距成熟求突破

尚遠。惟有自強不息，多讀多寫。詩是決定要寫下去，如同生命要繼續。生命還有故鄉，多令人振奮呵！

當說然的歲月，拍馬難回頭，情詩也譜不成調。要走的路上長春，吹着一股尚未成形不知方向的風。社會詩是可行的路嗎？不禁在風中問道。

以淺白的文字，寫深奧的思想，讓人讀後沉思再三，所謂深入浅出，淡而有味，這是私心，不是野心，會不會太「自私」？